

劫在鴻人錄

崔詩文書

陳歌題



龍文游記叢刊

(第一種)

劫灰鴻爪錄

(上册)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

著者 崔龍文

發行者 激懷書屋

印刷者 東昇印務局
德政中路二〇九號

代售處 東昇印務局
德政中路二〇九號

分售處 各大書店

(每册定價國幣

元)

劫灰鴻爪錄序

中國地理之學，夙隸於史學，爲乙部附庸，而游記又與地學之附庸也。顧紀游之作，叙山川、詳物候、述人情、道風俗、使讀者如親歷其境，耳目所接，怪奇瑋麗，往往震發於其間，不獨使愛奇好博者所不能忘，而彈見洽聞，亦足資考文論世者尋討之助。如唐柳子厚之山水游記，寫景移情，游心物外；又若明之徐霞客游記，篇章繁富，邁絕前修者無論矣。他如清之王錫祺小方壺齋，甄錄輿地之作，亦多紀游名篇，足資賞心豁目。吾友崔君孟虬龍文，生平好游，有徐霞客之風，所爲紀游之作，凡十餘種，都六十餘萬言，將次第編刊以廣流布，其第一種名劫灰鴻爪錄，乃抗戰八年奔走南北，耳目所經，紀實寫事之作。今雖時過境遠，使人讀之，猶能遙憶當年遠難流離之痛。詩曰：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，我瞻四方，威感靡所脫！讀君書者，其能無正月繁霜，踴躅念亂之感乎？覬國者得是而熟諷焉，亦可知捐閱牆之禍，講國防之策，攘夷狄、衛黃胄、以光大其國家種姓者之如何首宜從事者矣。此則君書之因亂紀游，足爲考文論世之助，固不徒資好奇愛博者賞心豁目，而儻其作於輿地附庸已也。質之讀者，其謂何如？

民國三十六年元月十六日平遠吳康敬軒序於廣州中華文化學院

弁言

著者走難八年，備極艱險，當日隨時隨事，信筆直書，心境愴惶，無暇潤飾，及今讀之，覺疵贅之處甚多，現不欲移易一字，庶見當時心情與環境之真實情況。

日軍對我暴行，國人公私記載，已詳盡無遺，本書只輕描淡寫，不再事鋪張揚厲，蓋念中日兩民族，終有互相投攜之一日，不願於此留下痕跡，而樹兩國百世不解之仇怨如德與法也。

本書分卷，原非必要，只因避難當時，不能攜帶書稿，故寫成一冊，分存一地，及後再寫，無從翻閱前文，因此常有重複而不自覺，現所分卷，即以分存各地之一冊爲一卷也。

劫灰鴻爪錄

崔龍文 孟虬著

第一卷自抗戰回鄉避難至廣州失陷

廿六年七月，中日戰起，敵機幾無一日不來廣州轟炸，那個時候我剛從江浙遊滬返粵，我家住廣州西村西增路，這處四周工廠很多，致成爲敵人目標的重要地方，敵機一來必在西村上空盤旋，像飛鴿一般在屋頂上空打圈子，有一次投下重量炸彈數枚，把西村四約的屋宇一連炸毀了數十間，死傷鄉民無數，幸而我所住的屋距離被炸的地方尙遠，不致波及，但屋內的玻璃窗被震爛兩葉了，於是政府勸諭居住市內的婦孺速離廣州，以免危險，是時長兒逢仁（名應年）在廣州大學肄業，搬往香港新界開課，次兒逢貴（名應邦）在市小六年級，因當此非常時期，市校一律暫行停辦，我於是携同筱珠逢貴往佛山，西村的屋便交屋主的女僕看守，（是時屋主朱君亦全家遷往西南鎮，留一女僕守屋）佛山鎮距廣州約四十餘里，搭廣三鐵路約一小時便可到達，佛山鎮在從前雖爲中國四大鎮之一，但現時商業不甚發達，因非交通要衝，又無軍事設備，料敵人必不把這個無甚重要的地方作目標，我到了佛山，便在普君墟租了一間小屋居住，租屋初時非常困難，因佛山亦同廣州一樣，凡人民從他處搬入市內，必先要覓有五百元以上商業牌照的商店蓋章担保，而一家商店，担保又有額數，縱然覓得商店担保，倘這商店從前已担保過三家，即不能再担保別人，（憲法上民人遷徙自由直是虛文），我向來認識商店很少，從廣州狼忙到來佛山，更不認識一人，從何處覓人担保，當看屋時屋主開口就問有無店担保，倘你說沒有，他立刻予以閉門羹，連話都不同你說了，有些畧慳情理的說，我並不是不願意租給你，但無商店担保，公安局不肯給遷入証，你也不能入伙，我走過了數十條街問了無數吉屋，亦是一樣，在法當中只得賃了貨船一只暫住（是時大小旅館俱已入滿，無插足地）初時船家不肯租賃，說恐被警察干涉，後來我說明因旅館入滿，住二三天租得屋即搬去，那船主遂便說，既然這樣便租給你，但警察來查問

你，記緊說是我的親戚到來探訪，若一說出是租船，便要受罰了，但租銀要每天一元五角，最少三天起算，即住一天亦要給三天的錢，我便一一依他，第二天早起即往各處覓屋，是時西水大漲，各繁盛馬路如中山路公正路等均水深數尺，馬路上有無數小艇渡行人來往，每客收銅元四枚，但水深不及一尺的地方，艇不能行，便要跳足涉水，當時因避敵機從廣州搬來佛山的驟增了數萬人，有老的，有幼的，有西裝革履的，有長衣腳腳的，有捲髮雲鬢，衣長及地，袖不掩臂，穿高跟鞋，底高寸許，行動時搖搖擺擺，如臨風弱柳的，無不往來來，追隨路上，或訪親友，或覓新屋，到這時候都要跳足涉水，個個一手擎着鞋，一手掀起衣衫，在這濁濁水上亂混，又有的不慣涉水的，卜通一聲跌在水中如落湯鷄一樣，惹得人大笑，大家都忘記是從廣州避難來的了，我從河旁起，過了中山橋，或乘船，或涉水，經過了數條馬路，問了無數貼着招租的吉屋，都因為無担保之故，不能租得，後來一直到了普君墟梓桂里一家吉屋，那屋主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，我說出租錢多些無妨，但不能覓担保的緣故，她把我細細的盤問一番，又問着我上上下下，踰度一回，便說，覓担保一層，我也知初到佛山的很為難，從前不必這樣的，不過現在政府既要這樣辦法，不管為難不為難，誰也要遷從的了，倘你沒有担保，任你說出天花龍鳳，公安局也不准你遷入，屋主雖然願意租給你，也不能為力的，最好你從速去覓担保，我說：沒有法子去覓，她說，你沒有親戚朋友在此開店的麼，我說沒有，她說你沒有親戚朋友在此開店，就不該搬來佛山，我說，我原來不知佛山也要入伙担保，因省城政府令婦孺離境，最近廣州的市鎮就是佛山，所以即來此處，佛山如此為難，別處市鎮村鄉更不用說了，她聽我說，畧為沈吟了一會，便說：你真沒有麼，我說真的，她說，既然這樣，我就冒險一次租給與你，我認你是我的親戚，我男人（粵人稱丈夫）有間舖子開在豐寧馬路，就叫他担保你，我看你是斯文中人，斷不會運累我的罷，我說：請你放心，我是正當住眷居住，斷沒有不法行為的，於是議妥租項，租錢比廣州便宜得多，僅月租四元，便等於廣州月租二十元的房子了，但須先交三個月租銀，並一個月的批頭，批頭不能取回，算是交屋主雇人看屋的費用，

此例從前廣州亦是這樣，但現在已經取銷了，我交了租後，立即就遷去，在佛山天天有敵機來襲的警報，報警的方法，是用一面銅鑼，一人敲着，隨馬路走一週，及至解除警報時亦是一樣，不過警報時是將銅鑼亂敲，解除時就一下一下的慢慢就是了，一有了警報時，無論在馬路上或在內街，行人一律站立舖尾的門首，停止行動，路上或屋內燈火一律熄滅，倘若不聽制止，警察就立刻拘去，依漢奸論罪了，警報中有時有敵機到來高翔空察，但沒有投過彈，有時簡直不見敵機影子，不過得接廣州的電話說，是有敵機將來空襲，但不論有無敵機，路上行人總得立著不動，警報有時一連幾個鐘，在白頭天猶自可，若在晚上，燈火一律滅熄黑沈沈中在路上站立幾個鐘頭，豈不是極苦悶的事麼，但無論你怎樣，未聞解除警報的鑼聲，你就不能動彈，在警報中全市沈默，一聞解除警報，人人如同旱恩大赦，馬路上就登時蠢動起來，主持警報或解除的是市警察局，一以廣州打來的電話為準，未接電話就不敢解除警報，解除時先由警察局傳令各區署，各區署就令人持鑼在馬路上慢慢地敲去，佛山市是一個三十萬人口的大市鎮，橫直都約有十里，各區該管馬路數條，有時甲馬路已聞解除鑼聲，行人就立刻奔跑，及到乙馬路，尙未聞鑼聲，你又要仍復站著，等到打鑼的人經過，方得移步，因此佛山市民非有緊急事情不敢出外遊行，恐怕是要罰金，尤其是在晚上更少行人了，我自到佛山一連數晚，雖不絕的時有警報，但未見有投彈的事情發生，市民對之亦不甚懼怕了，及至九月十八日那天是夏歷的中秋節，佛山雖然奉行新歷，但每年到了中秋節，市民依然一樣燃串炮嘔紙燈來慶賀中秋，但今年就不同了，一早就有警察沿門告誡，今晚不得拜月，不得燃放串炮，如有違者，定必嚴罰，到了晚上，果然沒有一家敢拜月燃炮，是晚雨雲如墨，把這月掩閉得光亮全無，似乎那月早就知到今晚世人不歡迎他，所以知機避去，不願與世人會面了，但是晚全晚未有警報，真出大佛山市民意料之外，九月廿一早上午有敵機三架高翔市空，晚上二時又聞警報，旋聞炮聲隆隆如行雷，直至天明始已，有人說，此炮聲不是由佛山放的，當是廣州的高射炮聲，因佛山井沒有一門高射炮呵，廿二早六時緊急警報後又聞炮聲甚密，旋見敵機數架在佛山市上空盤旋許久

，似欲投彈模樣，後來雖未投彈，但市民都有張惶之色，不似從前鎮靜了，是日下午泰姪帶着他的妻子五人到來，二嫂又帶着他的女兒三人到來，都說廣州連日被敵機轟炸，燬屋數百間，死人無算，不得不來佛山暫避等語，是晚敵機又來佛山市上空盤旋，通夜警報未有解除，那時佛山人民個個惶恐，都說敵機終有一次來炸佛山，因佛山并無高射炮，敵機到來更肆無忌憚了，當時始知佛山比廣州更爲危險，佛山政府亦佈告勸婦孺離開本市，廿三早敵機五架來襲，即開炮擊隆隆不絕，繼又開炸彈聲轟轟震耳，俄頃又有敵機三架似在我的屋上連打圈子，隨即轟然一聲，響如巨雷，屋瓦皆震動，連接又有數響，嚇得家人個個面如土色，約至十時始解除警報，市人驚魂未定，打聽得佛山市內被敵機投下數彈，有數彈在市邊境，有一彈落在大基頭某藥肆燬屋數間，死傷數人，家人聞得消息，更認定佛山萬分危險，不能留居，立刻就要離去，但往那一處呢，細想凡市鎮都有同樣的危險，除非村落或較安全，我的家鄉沙坳村，在南海北部，去廣三鐵路的獅山站約二十餘里，佛山是廣三鐵路的中站，再過數站便是獅山，沙坳村是一個人口不滿一千的小村落，前幾年發生過數次的擄劫，所以我往時返鄉常有戒心，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回鄉掃墓，每每早車回鄉下午車返省，但現時聞得村中較往時太平得多，於是家人決定即返鄉居住，其實捨了返鄉一途，亦無別處可去了，有人說往香港澳門吧，須知港澳生活奢靡，租借高昂，非我現時經濟力所能勝，說香港澳門是外人管轄的所在，國家有難，托庇外人亦我所最恥的啊，家人匆匆弄飯，飯畢畧爲收拾行李，就急忙忙的去搭火車，中途又遇着警報，在馬路上站了一個多鐘頭，這時候家人雖然個個都又驚懼又焦急，但亦沒法安慰她們，及至警報解除，趕至車站，站內搭客擠得密的不通風，大家爭先購票，又等了一點多鐘，火車始從廣州開至，是時尚未購得車票的，尚有數百人，我們也其中之一，照例未購得車票的，就不能上車，但當此非常時期，車站特別通融，未購得車票者亦許登車，在車上補購，衆人聞得車來，一齊從車站衝出，真如排山倒海，這次火車已特別的多掛了十餘卡，從廣州來時早已卡卡塞滿，再無掉針餘地，到了佛山，又加上壹仟數百的搭客，有力者捷足先登，把車卡門

外全行塞滿，後至者或一足踏著車級，或一手攀著車欄，但求有掙足之地，也不管危險了，這時我們走不上人，連欄車級也沒得上，後來看見末尾有沒蓋的貨車數架，雖說貨車，但亦塞滿了搭客，我就領著家人盡命的跨上，剛剛跨得右足，左足仍是沒有安插的地方，只得一足站著，另一足屈著，鞍珠等雖然也各找得掙足之地，總是伸屈不能自由，你的膊壓著他的肩，他的手又攀著別人的腦袋，種種狼狽的情形，不能以筆墨形容，還說甚麼搭客，簡直是疊人堆了，幸而此鐵路路線甚短，從首站的廣州到終站的三水，尚不達到兩個鐘的工夫，從佛山到獅山只大半個鐘頭就到了，下車的時候，个个真像是囚人出獄一般，無不眉飛色舞，早忘剛才的受苦了，獅山站北有小溪，乘小舟行十餘里，可至坑田廟，平時小舟可坐六七人，從獅山至坑田廟僅舟資數角，現時則一舟需索二三元，且強坐十餘人，因供給不敷需要的緣故，亦算是舟子的一場機會，乘小舟約二小時便抵坑田廟，由坑田廟步行約七里便抵我的家鄉沙坳村，沙坳村雖是僅有屋宇數十家的小村落，但後倚綠樹前青溪，茅居竹籬，麻桑鷄犬，自有一種城市夢想不到的田家樂趣，鄉居雖然日日也見到敵機高翔空中，但都是順道經過，不是他的目標，因此大市鎮的居民大多數搬回鄉落，鄉村居民便驟然增加，因求過於供的緣故，鄉村的貨物隨著漲價，如茶居的餅食，從前每件銀八厘或分二，現在則起至分六厘，油鹽茶麵魚菜起至一倍有餘，谷米更因各種關係，原來每担（即一百斤）價六元餘，旬日間起至八元六角，紅薯從前每元七八斤，現在則僅售三斤，且增漲不已，人人都有縱不炸死也會餓死的危懼了，十一月後敵機改變了計劃，不常向廣州施行轟炸，專向粵漢及廣九兩鐵路邊其殘酷的手段，從沒有來到廣三鐵路轟炸，因該路路線甚短，且無軍事上重要的價值，有人說廣州高射炮犀利，所以敵機不敢向廣州襲擊，於是搬回鄉避難的又漸漸的搬回廣州，十一月十九我携著家人回廣州西村居住，不料十一月廿四早大隊敵機又到廣州轟炸，在廣州西村上空盤旋許久，各處守軍的高射炮，便不斷的向他襲擊，繼而轟烈炸彈數十聲，響震山谷，敵機又對廣州施其殘酷手段，是日被炸的地方，最慘的算是河南，落彈數十枚，被毀房屋百餘家，炸斃市民數百人，其餘在大沙

頭東北關亦有投彈，真是廣州的一場浩劫，敵方的目標的，似不把廣州炸為粉碎，誓不千休，發珠向來小膽，體質素弱，一聞機聲，便驚至面無人色，牙齒夾夾聲的打戰，逢責雖然不甚驚恐，畢竟是年幼的小孩子，禁不起劇烈的恐怖，是日下午三時解除警報，我便立刻又帶他往搭三江渡返鄉，三江渡本在明朝五時開行，但是日不到下午五時，搭客又擠得坐無隙地了，二次回鄉後，亦無日不見敵機飛過，有時聞炮聲隆隆，便知到敵機襲廣州被抗擊的高射炮聲響，有時聞炸彈聲轟轟，便知到敵機炸粵漢路所發的巨響，因為沙坳村距粵漢路最近的江村等站，不過數十里，所以聽得很清晰的，十二月十三敵軍攻下南京，漢口便成爲我國的政治中心，國府則遷往重慶，粵漢廣九兩鐵路便成爲我國最重要的交通命脈，敵人欲斷絕我的對外交通，這兩條鐵路便成爲敵機轟炸的第一重要目標，所以每日必有大隊飛機，分頭向兩路施行絕無人道的轟炸，但廣三鐵路因非軍事上的重要，始終未有被他光顧，十七日我欲返廣州，從沙坳村往搭廣三鐵路，有兩站可搭，一是獅山站距本村約二十里，但步行至坑田廟僅七八里，便有小舟轉駁，一是走馬營站，距本村約十四里，但全路須要步行，沒有小舟轉駁，我向來往返，俱搭獅山站，因有小舟，免得步行太勞的緣故，是早我欲搭二車，二車開行的時間，在走馬營站是九時四十五分，在獅山是九時五十五分，我起程時看看時計，已是八時，因念從本村到獅山站，連步行乘舟最速須二小時，到站時已十時有多，趕不及二車了，若步行往走馬營，僅需一小時半，到站時不過九點三十分，仍可趕搭二車，於是決定往走馬營站，步行如飛的恰巧到站，時僅九時三十分，走馬營站是廣三站最小的一站，距最近的走馬營村尚三里餘，平時搭客不多，我到站時看見火車還沒有開到，車站上還沒有開始售車票，但距開車的時間不遠了，站上有賣食物的小販兩人，我便向他購油香餅四枚充飢，因我早上未用膳，那時已有些饑餓，又購甘蔗一根解渴，順便問火車幾時開到，他說照時間表現在是開車時間，但剛才聞有警報，想火車現時尚在西南，待警報解除便開到了，我張目向天四望，但沒見有敵機的影子，又沒聽見敵機的聲音，便問他道，沒有敵機經過也有警報麼，他說警報天天都有，有時有敵機經過，有

時沒有，沒有經過時，敵機料必向別處去了，不過一入省境，循例就有警報，有警報時火車照例暫停，這幾天天天警報，但都沒有敵機，不到一刻就解除，今天想不久就解除，火車快要到了，我聽罷便入候車室坐着，那時候車的有穿機關職員服裝的一人，像商人裝束的兩人，像農夫的一人同着他的一妻室連我共六人，一會又見從站房內出來兩人，一個不到七八歲的小孩子，有一個年紀五十餘的老媽跟着他，料是車站職員的眷屬，那小孩子說說笑笑，一口喫着甘蔗，那老媽也喫着，我便把適才買來的油香餅喫了，喫完又喫甘蔗，剛在吃完了的時候，忽聽見賣食物的兩人，同聲說有飛機經過了，那時候車的客人便一齊出站外望，我一手提了衣包，也出站外望，同時車站的站長及職員三兩人，也跟着出來觀望，一人說此不是敵機，乃民航機，因只是一隻，一人說不是，民航機不是這樣的，站長說，警報時候民航機也不開行了，我舉目一看，果見飛機一隻，從西北飛來，（車站門口向北）聲音甚細，幾聽不到，繼又一隻隨後飛來，將到站忽向站低飛，高度不過二三百尺，我此時憶起連日聞報，敵機屢次向粵漢廣九兩路車站轟炸，又憶起防避的方法，在鐵路上看見敵機，急向有樹的地方躲避，廣三鐵路雖向來未被轟炸，但此機這樣低飛，必非好意，乃急奔向路旁樹下，車站上的人亦分頭奔避，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那機已飛到我的頭上，我發足直奔，那機飛近我背了，不到一秒鐘轟然一聲起於我後，我急返望，見濃烟一陣起於站旁，那時我奔離站約有十丈，第二機又已趕至，炸彈聲繼起，我更狂跑，少停兩機似已遠去，我驚魂未定，回首張望，不料兩機又迴轉飛來，我那時站立在鐵路基邊，基高約二三丈，坡度是很陡的，基下是水塘，忽見一個在水邊取黿蛋的鄉民沿水邊奔跑，聽他喊道，「落來水邊跑罷，上邊是極危險的，」我立刻就向下跑，不料我所穿的鞋是橡膠底鞋，一步一跌，那時人急智生，立刻將鞋脫脫，連襪從基上扒下至水邊，回頭二機將已趕至，我知道更無益，急伏在草上，那機正到我頭上，忽然右翼一側向後兜圈，我知飛機放彈就是這樣的姿勢，那時雖仍然發足狂奔，已是聽天由命，約一秒鐘的時間，那轟然聲音又響，第二機同前機一樣，幸未飛到我的頭上就兜圈，轟聲跟着就起响，我那時也不回望，沿

水邊直跑，直至飛機聲已聽不見，始稍休息，那時喘息未定，忽見二機又飛轉來，向我直追來，我不得不奮起氣力，又狂跑約十數秒鐘，二機已追我到頭上，我斯時置生死於度外，只有伏在道上，舉目仰望二機作何動作，二機又盤旋兜圈，斯時真是萬分危險關頭，我欲再走，兩腿已覺無力再奔，幸而經兩秒鐘的時間，始開轟然兩聲，那濃煙起處，正距余二十餘丈，我那時恐他再追來，又奮力狂奔，繼念沿著火車路跑，終極危險，但左邊是水不得飛過去，冒險扒上路上，忽見有基圍一條，正與鐵路成了丁字形，我即向基圍奔去，轉瞬二機又回頭，是時我兩足已無力，雖欲狂奔，已慢如步行，這次兩機不對我頭上經過，雖仍是兜圈，但不開炸彈聲，只遠遠聞得機關鎗聲，一回兩機又轉來，但這回不再兜圈，直向西南鎮飛去了，我到了基上一茶亭，那時氣喘如牛，汗流如雨，兩足已全無力，不能再舉步，就坐在亭內的石櫺休息，同時避飛機來此亭的，有十餘鄉人，大家都你問我我問你炸傷了幾個人，墜落在甚麼地方，但沒有人說得清楚，都說只顧逃命，那能看得清楚，大約就落在車站罷，我望見車站離我們現坐着的茶亭，約有二里之遙，但仍然屹立著，想必是未被炸燬，我欲前去察看真實情形，但兩足疲乏得不能舉足，後來有數鄉人前往觀看，於是大家都坐在茶亭，等他回來說新聞，約去了十五分鐘，他們回來說：「炸彈共落了六枚，都落在車站的左左右右，一個落在月台旁邊，把路上基石炸了數尺，深僅尺許，一個落在站旁，把大樹一株炸成兩段，一個落在塘水裏，水花濺得二丈多高，其餘三個，兩個落在鐵路基上，一個落在路邊，炸傷婦女一人，機槍射傷過路婦女一人，車站職員躲在他處，幸未被炸傷」，我聽了便憶起在車站吃甘蔗的小孩，不知現在怎樣，那被炸傷的婦人，想必就是在車站望她丈夫一塊坐着候車的婦人了，又想起日機如此殘酷，放彈不窮，還要放機關槍射人，當着二機向我追來的時候，幸而未放機關槍掃射，倘若放鎗，我必無幸免了，我又想日本以佛教為國教，日本飛機師，人人部佩著佛寺發給的護符，佛教本以慈悲為主旨，對於一切衆生，尙且愛護，豈肯對於人類施這樣的殘酷手段，又豈肯對於非戰鬥員，絕無武力抵抗的民衆，尤其是羸弱的婦女，亂行掃射，他們方以勇武報國自鳴功績，

不知早已墮入惡魔陣中，還說甚佛敎，不過使畧人上地的軍閥，以衛國爲口號，麻醉其國全部人民，使盡量施行替惡魔作機械的殘忍行爲，使深入萬劫之罪惡中，全無感覺，其實整個敵人，已被惡魔化了，惡魔以人類爲仇，最喜歡是人類殺人類，人類自相殘殺，至一人不留時，那惡魔方始達到牠的目的，惡魔以衛國二字作他施術的咒語，受了術的人，便如醉如痴，全然失了性靈，盡力替惡魔作機械，懵然罔覺，然惡魔力量縱然偉大，終不敵人類的性靈，人類性靈全行恢復時，便是惡魔消滅的日子了，我當發大宏願，誓必喚醒人類，恢復其性靈，合全力與惡魔奮鬥，必使惡魔消滅，然後罷手，我坐著冥想時，那兩足的疲乏也漸漸過去了，精力也漸漸恢復了，坐了約一句鐘時間，我便抽身返鄉，那時鐵路因被炸，火車也不開來了，我一路慢慢地步行回鄉，所經各村鄉人，個個都驚魂未定，互相聚合一羣一隊的，談論敵機肆虐的事實，有人說某村全被炸了，又有人說炸傷若干人了，又有說火車全被炸了，我因爲想急於回鄉，也無暇替他報告，在下午二時回到家鄉，一入村門，遇着父老昆弟，連少孩子，個個都有驚喜之色，齊聲說道某某回來了，因爲沙坳村距走馬營不過十四華里，方才飛機聲，炸彈聲，都聽得很清晰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到半個鐘頭，都知到炸走馬營車站了，人人又知到我剛去搭車，因在轟炸之時，我正在車站的時候，所以個個都替我捏一額汗，有的更忖測着，恐難免，而我的家人更憂慮得不知所措，現在一見我回來，便團團圍着，問我當時的情形，我便詳細告訴一番，當中年老的便說，一聞得敵機炸走馬營，鄉中人人都爲你擔憂，今幸脫險，真是祖宗有靈了，我便向衆人中謝一番，因想此次遇險，幸免於難，實如慶再生，乃執筆記之，以誌不忘，丁丑冬天，中日戰事正在劇烈的時候，廣州無日不有飛機轟炸，我於八月二十便搬家到佛山逃避，住了一個月，因佛山又有機到，又由佛山搬回沙坳村我的家鄉（南海縣西北隅距廣州八十餘里），沙坳村是一很小的村落，有三姓的人聚族而居，人口合共不到一千人，村前有一個魚塘，後便有個小山，山高不過六七丈，樹木很叢密茂盛，飛機雖然日日都有經過，但從上空下望這很小的村落，幾被叢林遮蔽著，綠色一逼成了天然的防空網，故此每日都聽到

炸彈的轟炸聲，但本村附近却未曾受過他的光顧，日日如常，多者有數十架經過，少者也有數架，村民看慣了，倒也不甚驚恐了，在村裏雖然也有報紙看，但都是從廣州帶回的，早上的晨報，要在下午方能入口，報紙的價值比廣州貴了一倍，零沽每張要銅元十二枚，論月看每月要一元六毫，報紙只有越華與國華等兩三家，別的報紙如國民日報香港報等都難得閱覽，報紙天天登載中國大勝，天天說着射落日機若干架，當時也沒有人思疑登載的有無虛偽，大家都相信是千真萬確，縱然有些善於懷疑的人，懷疑看報紙是半真半假，但也不敢說出於口，因為一說出來，衆人便疑心到他是漢奸，爲敵人宣傳了，我在村中除了讀書閱報紙之外，有時到村外的小崗看看四野的林木，翱翔的飛鳥，或時在村邊的小溪，泛著小舟到清淺的地方，看牧童游泳，我從前向未習游泳，每每渡河遇到大浪的時候，便存著戒心，雖然少時很願意學習，但總沒有學習的機會，到了年紀大了，有人說學泳是少年的工夫，有了年紀便難學習了，我於是把學泳的思想也淡了，那時看見牧童游泳很是高興，便又引起學泳的興趣了，決意非學成不可，也不管人家笑我太不自量，必然無成，學了十餘天，居然能浮，又繼續習了兩個月，又居然能蛙泳仰泳了，可知凡事斷無年紀老少之分，是看學的人是否堅心罷了，我在村舍養了雞雛數只，小鴨數頭，舍前種了刀豆一棚，日日看雞鴨梳翎戲水，啣啄啄粒，倒很有趣，便不覺得村居的寂寞了，沙坳村距較近的市鎮西南鎮二十一里，官窰鎮三十里，三江墟二十里，小攔墟十一里，銀崗墟七里，華平市四里，這都是村人常趁的市鎮，就中以西南爲最大，（廣東四大鎮之一）有人口數萬，店舖千餘，生意甚盛，鄉人遇有姻嫁等事，便要去西南購備什物，但路程畧遠，較近的便是小攔墟與銀崗墟，每十日有兩墟期，墟期日貨物蕃萃，有豬市谷市等，交易頗大，但非墟期，則生意冷落，僅有店舖十餘家而已，最近的便是華平市，附設於華平村，村內有人口二千餘人，但市上的店舖只有三數家，有茶居一家，平時生意寥寥，自戰事爆發後，廣州的居民多數遷回鄉落，墟市的生意忽然興盛起來，各種貨物大都求過於供，物價便隨着大漲，如穀價未戰時，每百斤四元餘，開戰後漲至八元餘，更至十元餘，豬肉每斤六毫，油每斤

六毫，火油每斤六毫，凡舶來品大約漲價一倍，鹽每斤一毫，咸菜每斤三毫，各城市都有賭博，政府雖仍然厲禁，但戰事緊張的時候，對於禁賭便有鞭長莫及，賭徒更放胆，乘機大過賭癮了，我因各處賭博人多，且時常因賭博爭執，發生吵鬧，故絕少去趁墟打市，木村雖無店舖，但每日來村造買賣的各種負販，應有盡有，如肉担，魚担，米担，火水油担，鹽糖担，雜貨担，洋貨担，牛肉担，果担，菜蔬担，甚至收買的，占卦算命的，補鞋匠，修銅器匠，唱曲的，絡繹不絕，只要有錢，誰不趁墟亦如在城市一樣，食品不虞缺乏了，每日茶餘飯後，便到村前樹下，與鄉人說地談天，所談的總不出戰事，人人的語氣，亦不外跟着報紙所載，中國日日得勝，有一天是廿六年十一月三日，報紙說我軍退出南翔，鄉民聽得，有些人抱着杞憂，有些人說一地之得失，無關重要，有些人更說，這是蔣委員長長的計謀，及至十六日的報說，南京十三日失陷，鄉民感想，說出的口吻，也同前一樣，說是蔣委員長的計謀，十七日我欲搭廣三車往廣州一行，到走馬營車站，適遇日機來炸廣三路，因此去廣州不成，便折返村。（見前記）

是日爲日機炸廣三路最始之日，自後每日聽到炸彈聲，或遠或近，聽人說遠的便是炸粵漢路，近的便是炸廣三路附近各站，十二月卅日開炸彈聲甚多，繼以高射炮的聲，都從省城方面吹來，卅一日報紙便說是日廣州西村被炸，我所居省寓在西村西墘路，左隣的美華中學，右隣的協和女學，都被炸了，惟我的寓所梅園未被波及，廿七年一月三日，我同筱珠搭晏渡出省城，步行到沙頭墟，（在本村東十里）雇小艇至官營搭大渡，艇價六毫，下午一時渡開行，五時抵省城，在長堤碼頭登陸，廣州市上行人往往來來，熙熙攘攘，絕不類戰時戒嚴狀態，據人說：往時敵機來時即發警報，路上行人便立時停止交通，近來敵機日日必到，市人見慣了，也不驚恐，路上依然如常，來來往往，警察也不嚴厲停止交通了，凡在警報當中，各警局門口便插紅旗一面，待警報解除，然後把紅旗收下，是日我到省的時候，市上已解除警報，故路上不見有紅旗，我雇手車兩輛趕着去西村西墘路，路上碰不着一個行人，那冷靜的情形，令人不寒而慄，那時天正將黑，路燈黯黯不亮，路上經雨後，泥濘不堪，車伏左拐右跌，行了半個多鐘

，始達到我的寓所梳園，這是朱姓的物業，新建的西式兩間，一樓一底，前後左右有一畝多地，滿種了花木，景况幽雅，門前有老梅數株，因以名園，我租了東便樓下一間，西便屋主自己居住，樓上又分租兩伙人家，未戰前都住滿了，戰事起後，樓上兩伙早就遷去，及我往佛山的時候，屋主亦往西南鎮，留下女僕一人看守傢俬，我的傢俬書箱，因全未有搬，便托屋主的女僕替我暫為看守，那日屋主的女僕，不知去向，想是因怕飛機，避往別處去了，我入門看看傢俬，未有失去，但窗上的玻璃，壁上的鏡畫，碎破了數幅，想就是前日左右被炸的影響，我匆匆的取了些少衣物書籍，便乘原來的手車，直出長堤，搭三江渡返鄉，因為三江渡半夜開行，那時搭客已滿，座無隙地，次日九時便抵官寧，轉駁艇，十二時抵家鄉了，一月卅一日這日是舊曆戊寅年的元旦日，鄉人依然爆竹賀歲，村童終朝鑼鼓喧天，因為南海縣催糧保長甲長名冊，正午村人便在達華書室推舉保長一人，甲長六人，剛剛舉畢，忽聽見飛機一隊，從遠處而至，由東南方飛往西北，我便跟隨村人，一羣往村後的東瓜崗觀看，望見飛機五六架，在西南鎮上空盤旋，盤旋俄頃，聽聞巨響數聲，便遠遠望見西南鎮上黑烟縹緲，冲天而上，大約是炸西南鎮道上的火車橋了，及回到村中，村內男女老幼，個個站在大巷，十分驚惶，據說方才聽聞巨大的炮彈聲，似在東瓜崗爆發，屋上的瓦片，震得闐闐作響，墻上的灰土，震得索索的跌下，個個嚇得面如土色，所以都急急奔出大巷躲避，我們便對他們說明，方才的炸彈，是落在距本村二十多里的西南鎮，並不是在村後的東瓜崗，各人始覺安心，也算一堪驚駭了，四月九日，我想由省垣看看市上的情形，便搭早渡出省，抵省垣後，便看見市上行人來來往往，異常鬧熱，戲院日日演劇，茶樓日日唱女伶，絕不見到戰時戒嚴情形，據人說，每日雖有警報，但市民已司空見慣，絕不以為意，亦不若從前因警報而停止交通了，是夜我因西玲路是軍隊戒嚴地域，不便住宿，乃在大市路途仁的寓所住宿，四月十日早，便聽聞警報聲，旋即停息，路上依然照常來往，絕不似在警報當中，聽後我擬往永洪路購書，行至惠愛路惠如茶樓，覺行口渴，便登樓品茗，樓上正唱演女伶，鑼鼓喧天，座客擠得滿滿，我甫坐下，開了茶，忽聽北樓

聲軌軌，與女伶的鑼鼓相應，座客說：「飛機又來了，」機聲愈來愈近，但座客與女伶都不理會，品茗的依然品茗，唱曲奏樂的依然唱曲奏樂，俄而數聲巨響，聲震屋瓦，有座客數人便立在窗前觀看，其餘的依然如常，我急急結賬下樓至馬路上，行人個個舉頭觀看，看見數千尺之高空上，有飛機一架，向北便飛駛，機後放出白烟一陣，有人說飛機被高射炮射傷出烟，快要跌了，有人說這不是烟，是放下的傳單，因距離太高，便像烟一樣了，果然那白烟悠悠飄下，暑近些便看出是傳單，微風忽忽，把他吹向郊外去了，我購書畢，返回大市路寓所，旋同村崔某來談說，「方才寶華戲院被炸，這院因停業改作大利工廠，有女工數百，被炸死的人數甚多」云，又說：「前數天日機放下傳單，說不日大炸廣州，勸市民暫宜避開，有拾得的，警察看見，便立即撕毀，不許人觀看，亦有人說，還不過是恐嚇性質，不必置信，果然今日大利工廠被炸，看來傳單并不虛假了，」我想廣州確不是安全地方，且我現時又無職業，與人家有職業的拘束不同，即晚便搭三江渡返鄉，七時行至長堤渡頭，遇着提燈會慶祝國民黨蔣汪正副總裁就職紀念，參加的有數萬人，都整起紙紮燈籠，寫着國民黨萬歲，正副總裁萬歲，最後勝利，長期抵抗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漢奸等字樣，又紙紮的蔣總裁肖像，他的腦袋有一丈多長，真是偉大得很，提燈會足行了一個多鐘頭，觀看鬧熱的更是人山人海，似乎絕不覺着今日大利工廠的慘事了，回憶去年八月，日機初到廣州時候，白天完全斷絕交通，要待警報解除後，路上行人方許來往，晚上雖無警報，一律施行燈火管制，屋內不許燃燈，甚至吸紙烟，穿白色衫，戴白色帽，亦一律禁絕，倘有違的，便當漢奸看待，會幾何時，今日白天的市內才被轟炸，殘骸尙未趕出，晚上便如火如荼的作盛大的紀念遊行，舉市若狂，萬人空巷，巡行的路線望來很像火龍一樣，市民的思想總沒覺着會發生危險的，甚至警察也一隊一隊來趁鬧熱，與去年相較，真有天淵之別了，三江渡晚上十二時開行，翌日上午便抵家鄉，自後日間常聞炸彈聲與高射炮聲，據人說這是廣州市被炸的餘響，五月廿三日聞報載十九日徐州失守，米價便因此大漲起來，每元僅買六斤四兩，香港紙價申廣東毫券雙倍，廿七晚望見廣州方面有黑烟甚濃，有從